孝文公朱先生感興詩
朱文公武夷櫂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孝詩

林同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孝詩序

寒齋力辭聘召。死於隱約。子同合以表其阡。旌其閭。爲未足也。行其書焉。嗣其學焉。同又撫載籍以來。孝於父母者。事爲一詩。詩具一意。各二韻二十字。積至三百首。起遂古迄叔季。兼取明天理。未嘗異也。事陳而意新。辭約而義溥。賢於煙雲月露之作遠矣。寒齋之事寶章也。視調腑裼襲之節。以康其體。躬場圃井臼之勞。以裕其力。人知寶章之勇於退。而不知其退之有以自樂也。同合之事寒齋也。亦然。昔曾元養參已不如參之養晳。石奮諸子恬侯稍不逮。逮至孫而孝謹遂衰。今石塘之林。奕世家法。嗣守不失墜。有古人所難能者。惜其弟兄俱未脫白。修於家。浮沈於閭里而已。余嘗恨世儒率華過其實。若同之操行。蓋漢孝廉之盛舉也。詞藝亦唐進士之高選也。頃艮齋謝公嘗彙孝史五十卷。上之阜陵。同此詩。他日必與謝公之史並行。淳祐庚戌白露節前。史官劉克莊序。

孝詩

宋　長樂林　同季野

堯

道之大原出於天。堯以是道傳之舜。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道原自天出。堯以是相傳。曰孝悌而已。人人具此天。

舜

大孝終身慕父母。予於大舜見之矣。

孩提知所愛。妻子具而衰。大孝終身慕。予於舜見之。

禹

禹、傷先人之功而不成。勞身焦思八年於外。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傷心九載績。焦思八年中。啓亦呱呱泣。惟思度土功。

湯

葛伯不祀。湯使亳衆往爲之耕。奉先思孝。

奉先思孝也。不祀豈其情。以至使亳衆。而甘爲葛耕。

文王

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安否何如日中至及暮文至亦如之問安寢門外旦旦侯雞鳴以至日中昃居常盡此誠

武王

文王有疾不說冠帶而養文王再飯亦再飯疾閒曰女何夢夢帝與九齡經言事父孝所以事天明疾間加再飯夢中與九齡

周公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東山周公東征我避故云辟東行是謂征先王猶可告豈爲伐而刑

孔子

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事親良不易戰戰復兢兢學得如夫子猶言邱未能

顏子

謂子路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返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返必展墓入去當哭墓行誰知顏氏子事死乃如生

孟子

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如何年稍長汲汲子思師知是爲兒日三遷感母慈。

右聖人之孝十首。

契

契以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天性生雖具人倫教可無往哉親父子汝契作司徒。

元凱

左傳季文子曰孝敬忠信爲吉德高陽高辛氏有才子謂之八元八凱。

當知元與凱不出孝而忠能舉十六相斯爲舜大功。

孝己

武丁之子莊子云人莫不欲其子之孝孝己憂而曾參悲。

子則教其孝人皆有是心如何武丁聖卻使子憂深。

微子

微子之命曰爾惟恪愼克孝微子去之子曰殷有三仁焉。

豈計身封宋。祇愁祇絕殷。不惟稱克孝。亦自首三仁。

泰伯

季歷有聖子。知太王欲立之。逃奔、子貢曰。泰伯端委治吳。仲雍、斷髮文身。爲憐季有子。逆探父傳賢。斷髮文身事。誣哉司馬遷。

康叔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乃其刑茲無赦。勿云服父事不敬亦無傷。元惡與大憝。邦刑自有常。

君陳

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都。敬哉。爲爾有令德。存心孝且恭。推之施有政。往矣尹茲東。

伯奇

尹吉甫子。履霜操云。無衣兮兒寒。無食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奚爲。無食又無衣。逐兒安所之。不辭履霜苦。猶謂罪當笞。

晉文侯

平王錫文侯秬鬯圭瓚曰。汝克昭乃顯祖。追孝于前文人。若汝予嘉。

嘉汝故錫汝非將王展親克昭乃顯祖追孝爾文人

衞武公

年九十猶日警於國曰必朝夕以交戒我　又孝子之身終孝子身終者非終父母身武公年九十戒我尙諄諄

齊孝公

伐魯展喜犒師曰豈其嗣世而棄命若先君何君必不然齊侯乃還豈其伐與國獨不念先君想得還師去難堪此語聞

齊侯無野

晉侯欲賓其母對曰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又漢太公事

我母亦君母吾翁卽若翁分羹何太忍請賓可堪從

申生

姬泣曰賊由太子人謂太子子辭姬必有罪曰君老矣我又不樂乃縊死姬泣賊由子子辭必罪姬爲憂君不樂甯死莫君知

晉文公

寺人披伐蒲公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我讎也逾垣而走披斬其袪伐蒲君父命校者是吾讎披直寺人耳鉏麑信有謀

秦康公

晉文公甥渭陽詩云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懷哉送舅氏曰至渭之陽念母如存意悠悠寄二章

既醉君子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若爲錫爾類不獨善其身既念化家室還思遺子孫

四牡使臣

有功見知則說矣四牡騑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懷歸將父母四牡苦騑騑是我心中事君從何事知

南陔孝子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晉束晳補亡

爲養還相戒南陔昔有詩都存這箇意焉用補亡爲

白華孝子

白華孝子之潔白者也。

廉恥有徵缺須知孝未純白華何所似。所似皎然身。

北山大夫

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不得養其父母焉。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非止不得養。如憂父母何。忍能不我念。使我獨賢勞。

蓼莪孝子

民人勞苦。不得終養。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莫遂終養志。難酬罔極恩。哀哀父母句。腸斷不堪聞。

妹土小子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我父母。勤耕藝黍稷。遠賈服車牛。奔走何爲者。心乎孝養憂。

老萊子

年已七十。父母猶存。著斑爛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前。七十已中壽。人生似此稀。絕憐老萊子。猶自作兒嬉。

柳下惠

三爲魯士師曰何必去父母之邦

忍於父母國去此欲何之所以柳下惠三爲魯士師

子思

孔子喟然而歎請曰意子孫將忝祖乎伋每以不克負荷爲大恐子忻然

如何方喟歎乃爾復忻然念汝祖無忝知予道可傳

閔子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又曾子母投杼事

參甯殺人者三至尙逾垣歎息子閔子孝哉無間言

有子

其爲人也孝悌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涼州易亂課人課孝經蓋勳謂取怨

其爲人也孝好亂未之聞曾以是取怨無人語蓋勳

曾子

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全歸有明訓珍重恐傷膚小子啓手足吾今知免夫

子路

見孔子曰今由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矣
食藜殊列鼎負米異重茵不待今朝養傷哉昔日貧

子游

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犬馬何以別斯言似太深深言爲養者可不敬於心

子夏

既除喪而見孔子與之琴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爲有心中事琴音自不和禮雖弗敢過哀若未忘何

子貢

曰賜也願息於事親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乎又大塊息我以死
未須論大塊以死息乎人所願學賜也始惟息事親

林放

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故甯戚以儉固或易而奢致得千載下人稱問禮家

樊遲

問辨惑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當知一朝忿必不忍於人豈止身忘卻還應及乃親

鬬黨子弟

鬬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

既漸夫子教罔不有分均何復閒多取齊言彼有親

樂正子春

侍親疾復加一飯則脫然疾愈復損一飯則脫然疾愈

向非親在念念念每精專未必飯加損能令疾脫然

公明宣

學於曾子曰宣見夫子之親在叱咤不至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也

子於親在日叱咤不聞聲既曰見而說應無學未能

孔子黨人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忍以證羊故而云我直躬那知爲父隱直故在其中

孟莊子

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無改父之道。直堪以孝稱。若論莊子孝。此直是難能。

孟懿子

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不復問無違。祇應懿子知。尙愁人不省。以禮告樊遲。

孟武伯

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父母之愛子。心乎惟疾憂。可能不自愛。而忍使親愁。

管仲

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吾有老母也。
戰敗不羞走。誰爲知我深。叔知我有母。亮我走時心。

晏子

曰。使吾父之黨。無不樂生者。使吾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
母家合足食。父族使安生。睦黨可爲孝。能之惟晏嬰。

晉君子

民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父母何怙。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何怙復何嘗。銜悲問彼蒼。蒼蒼不可問。重使我心傷。

潁考叔

頃羹咸鄭莊公母子如初。見左傳。　茅焦、諫始皇。卽虛左迎母。見史記。茅焦甘伏質。考叔請頃羹。大隧如初樂。咸陽虛左迎。

魏孝子

役於大國。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狄仁傑登山望雲曰。吾親舍其下。念母嗟陟屺。思親徒望雲。可憐魏孝子。不比狄參軍。

衞七子

凱風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母心。　小弁小人之詩也。何以言之。曰怨。幾諫勞不怨。明明載魯論。未應小弁作。得並凱風言。

石祁子

石駘仲卒。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執親之喪者。可沐浴其身。不待石祁兆。知非佩玉人。

文氏子

既除喪而越人弔。待廟垂涕洟子游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

服除有弔者。待廟至垂洟。亡於禮之禮。斯人其庶幾。

公叔戍

請父謚於君。君曰。夫子不亦貞惠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若把夫子論。無慙貞惠文。不應其子戍至自請於君。

靈轍

翳桑餓者。趙宣子食之。舍其半云。欲遺母。宣子使盡之。而別具食與其母。

翳桑一餓者。念念母之存。賴有趙宣子。能爲別具飧。

葉公諸梁

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隨母適異國。先歸汝忍。能致人不正視。應是得人憎。

伍尚

楚將殺其父奢。慮二子爲患。曰。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尚歸死。員奔吳。

此以父免召。彼如仁必來。員乎竟何益。尚也最堪哀。

賈獲

陳大夫鄭師入陳。獲載其母妻奔。逢陳侯。下而授公車。與妻扶母奔。亦免。扶母猶可免。棄君安所之。可能共載母。忍不授君綏。

周紹

趙王謂曰。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故寡人欲子之傅王子。欲得忠臣者。求之孝子門。如何傅王子。尙復待人言。

王孫賈

母曰。汝朝出晚歸。則吾倚門而望。今王走。汝尙何歸。賈募人殺淖齒。爲齊臣子者。此日若無聞。獨有王孫賈能知慰倚門。

扶蘇

趙高詐爲書。賜扶蘇死。蒙恬疑之。欲復請。扶蘇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父賜子以死。君侯安所疑。忍哉指鹿相。無復祖龍知。

丁蘭

至孝。刻木爲母像。事之如生。蘭婦誤燒木母面。應時髮落如剉。一靈長皎皎。如月不離天。要以純誠感。非因刻像然。

韓伯瑜

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梁彥先、使焦通觀其像。通感悟盡孝。母力今衰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存繪畫。猶足感焦生。

鄺寄

與呂祿善。周勃封其父。商使寄紿祿出游。勃乃得入北軍。直以封父故。蒙他賣友名。閒將誅呂論。非勃亦非平。

賈誼

治安策曰。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言取箕箒。德色借耰鋤。不是賈年少。還能痛哭無。

馮唐

以孝著。爲郎中署長。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知以孝行著。還應不問唐。可憐止輦問。何自得爲郎。

韋孟

楚元王傅。及王戊淫亂。孟去位徙鄒。作詩諷諫。又曰。既去禰祖。惟懷惟顧。去土猶諷諫。懷祖重傷情。誰識有韋孟。人惟說穆生。

田叔

景帝令按梁事還曰有之無以梁事爲問也太后食不甘味此憂在陛下勿以梁事問將遣太后憂若非叔長者誰爲帝忠謀

石建

建爲郎中令已老白首每歸洗沐卽竊取父奮中帶親自浣滌不令父知服勞曾是孝那更委諸人建已老白首中帶滌必親

董仲舒

令州郡舉孝廉自仲舒發之後爲江都相

漢有孝廉舉誰知發仲舒可憐三策罷卻去相江都

司馬遷

父沒執手泣曰毋忘吾所論著卒三歲遷爲太史紬石室金匱之書

悲哉執手泣論著謹毋忘豈識遷他日能令石室藏

嚴君平

賣卜成都市與人子言必依於孝

賣卜有深意何必避市喧若逢人子問依孝與之言

霍去病

縣吏仲孺私生。以驃騎擊匈奴過平陽。拜仲孺曰。不知爲大人遺體。不蚤知此體。元來托大人。低頭拜縣吏。誰擬霍將軍。

雋不疑

爲京兆尹。每錄囚徒。問多有平反。即爲喜笑。故不疑嚴而不殘。不疑固嚴吏。如不順親何。圖得母喜笑。平反敢不多。

杜延年

父周。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奮位。坐臥皆易其處。怪來御史府。坐榻不如初。曾是父坐處。而爲子敢居。

疏受

廣之兄子。廣謂受曰。知足不辱。豈如父子歸老故鄉乎。受曰。從大人議。豈如吾父子。歸老故鄉。身一聽知足誨。欣然從大人。

王陽

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病去。禮經稱孝子。不服闇登危。所以九折阪回車不敢馳。

貢禹

上疏曰。詩逆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今宜貴孝悌。則天下自治。安用孝與弟。今人詩得官。一聞陽在位。自是合彈冠。

王式

曰。臣以詩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流涕反復。爲王陳誦也。三百五篇內。凡言忠孝人。未嘗不流涕反復爲王陳。

韋元成

兄宏前坐罪。元成當襲封。知非父賢意。乃佯狂。後選爲淮陽憲王傅。淮陽誰可傅。無以易元成。卽汝佯狂意。爲王言事兄。

楚孝王

詔曰。王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芥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一自王之國。于今二十年。了無纖芥過。都是孝慈然。

原涉

廬墓三年。大治冢舍。表曰。南陽阡。人謂之原氏阡。所當約于己。豈忍儉於先。道立南陽表。人呼原氏阡。

薛修

爲臨口令兄宣爲丞相迎母修置不遣
邑令直徽耳爭如相國榮可憐置母養不忍聽兄迎

陰子方

至孝臘月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因祀以黃羊由是暴富
祀竈令人富相傳陰子方安知由至孝非在薦黃羊

楊子

不可得而久者父母之謂也是故孝子愛日
不可得而久其惟父母乎諄諄愛日語楊氏豈欺予

東海王彊

母郭后廢彊戚戚不自安願備藩國贊曰遜而知廢爲吳太伯
史以太伯比斯評恐未眞我知東海意不忍母他人

鄧禹

事母至孝雲臺功臣之次立爲第一
功臣三十一劍佩鬻雲臺第一人知否曾聞孝母來

竇融

少孤事母孝與隗囂書云爲忠甚易蠶書賜融謂欲三分鼎足宜以時定蠶書來萬里鼎足許三分解道爲忠易誰知以孝聞

馬援

戒子曰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惡言出於口必至反其聲小子聞人過當如聞父名

樊宏

父重遺令所假貸民間數百萬悉焚削文契債家聞而慚爭償之宏不受能捐數百萬不聽債家償要自父一語銘心不敢忘

耿國

國當嗣父封上疏以父況愛少子霸因自陳讓封侯誰不願顧我獨何心爲憶父所愛偏於少子深

張湛

望縣門步進曰父母之邦所宜盡禮或議其詐笑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下車父母國自重豈其輕謂我詐爲善何憂被此名

馮豹

後母屢行毒害。敬事愈謹。疾之愈深。每奏事。伏省閣。帝使黃門持被覆之。中人持被覆。尙得帝恩深。子職竟何是。終求慰母心。

孔奮

奉母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爲時人所笑。以身處脂膏。不能自潤。甘同妻菜茹。極奉母珍羞。一任時人笑。脂膏不自謀。

伏湛

父理。爲當世名儒。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向來父學顯。別自以家名。不是能傳業。如何著孝名。

鄭敬

邳惲謂曰。子將爲伊呂乎。巢許乎。敬曰。幸得奉墳墓。雖不從政。是亦爲政。幾曾慕巢許。非是薄伊周。何忍舍之去。先人有墓邱。

古初

邳惲爲長沙太守。長沙有孝子古初。惲卽以爲首舉。長沙有孝子。姓字死猶香。料得郡舉首。他無人敢當。

江革

負母逃難。數爲盜刼去。輒求哀。得免。後歸鄉里。每自爲母輓車。時稱巨孝。輓車極勞苦。逃賊最閒關。太息江巨孝。能爲人所難。

蔡順

拾葚。黑者奉母。母思順。心動。棄薪還。伏母棺。火越他舍。母畏震雷。輒圜墓。賊疑拾葚異。母怪棄薪還。雷震輒圜冢。火飛因伏棺。

姜詩

妻汲供母。後時遣去。遺母珍羞。復還。兒溺。答母游學。忽泉湧躍鯉供母膳。日常供鯉鱠。旦輒汲江流。兒溺言遊學。妻還感珍羞。

郭巨

恐母減食與其子。欲埋之。掘坑得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取。爲養甯埋子。那知地有金。如何有天賜。且復怕官侵。

班固

著幽通賦曰。懿前哲之純淑兮。咨孤矇之眇眇兮。又作敍傳。述班氏之先。前烈知純淑。孤蹤愧眇矇。果能筆敍傳。不枉賦幽通。

劉平

負母逃難，恐弟絕類。抱弟女棄己子。　鄧伯道。負弟子避賊。縛其子於樹上。
弟類那容絕。吾雛聽自生。劉平端爲母。伯道特沽名。

郭基

爲京兆督郵。班固薦於東平王蒼。謂基孝行著於州里。蒼納之。
豈伊東閣裏。無似督郵賢。直把孝行薦。今人少孟堅。

廉范

年十五。與客自蜀步負父喪歸京兆。後爲蜀守。民歌曰。昔無襦。今五袴。
親喪徒步負。萬里歷岷峨。何事今人說。惟知襦袴歌。

鄧彪

少修孝行。讓國于異母弟鳳。顯宗高其節。許焉。　又曹子建詩。
讓國異母弟。如彪正自奇。今人有同產。煮豆且然萁。

張歆

歆守皋。有執父仇賊。歆破械縱之。遂棄官亡命。范曄謂其報仇逃亡。
夫官因脫囚爲感。戴天讎史氏乃失實。卻云逃執仇。

清河王慶

上書曰。乞以臣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庶母子魂靈。有所倚依。乞以臣骸骨。下從樊濯原。生雖闕親養。沒擬報私恩。

魯恭

性至孝。與及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可能來太學。卽得譽諸儒。豈以習詩苦。應云與母俱。

黃香

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溫席。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冬月常溫席。炎天每扇牀。如何漢天下。只有一黃香。

樂恢

父親爲令所收。恢年十一。俯伏縣門。晝夜號泣。令矜之。爲出其父。父今爲令繫。號泣不停聲。彼令亦人耳。而甯不我矜。

仲長統

著論曰。倘親有兼珍之膳。豈羨夫入帝王之門。以揚名立身哉。羨入帝王門。揚名與立身。何如養親膳。每日得兼珍。

薛苞

父娶後妻憎苞出之苞號泣廬於舍外旦入灑掃歲餘父母慚而還之所懼子不孝何愁父失慈涕流分出日天定感還時

張霸

年數歲知孝讓舉動自然合禮人訝其小能如此曰我饒爲之故字伯饒幼也知孝讓居然合禮儀休疑汝尙小須信我饒爲

竇章

逢戶蔬食躬勤孝養講誦不輟時稱東觀爲逢萊山鄧康薦章爲校書郎蔬食可堪貧勤哉孝養親逢萊知不遠應是著斯人

蘇不韋

父謙爲李暠掠死不韋掘暠父冢時譏其讎枯骨郭泰謂優於伍員要使生者毒休譏枯骨讎看他郭泰論比似伍員優

郭林宗

性至孝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願諸侯友那容天子臣貞乎甯絕俗隱也不違親

蔡邕

性至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變節。不解襟帶者。自非易寒暑。未始解衣襟。不謂母疾久三年惟一心。

楊震

種藍養母。諸生有助其種者。輒拔去。鄉里稱孝。又不受金。以畏四知。倘自畏四知。於親豈忍欺。種藍有助者。拔去不妨奇。

姜肱

肱與弟俱爲賊所刦。將烹之。肱曰。季江父母所憐。請殺己。季江復願代兄。鼎鑊皆知避。何心願代烹。恐傷父母意。不獨弟兄情。

陳元方

事親至孝。豫州刺史以孝聞。天子爲之圖像。百城以厲風俗。如何百城內。一一畫元方。勸孝賢刺史觀風職所當。

茅容

字季偉。郭林宗、見其殺雞。意謂爲己設。既乃獨奉母。自以飯蔬與林宗食。雞乃爲母設。蔬惟與客同。賢哉茅季偉。誤矣郭林宗。

范滂

遺黨禍。恐母流離不忍逃。曰滂從父黃泉。顧子曰。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甯將身塞禍。不忍母流離。我自不爲惡。黃泉今有辭。

鮑永

事後母至孝。妻嘗母前叱狗。永卽去其妻。

禮經條七出。叱狗不言焉。一旦鮑妻去。那知在母前。

仇覽

爲蒲亭長。化陳元。爲孝子。民歌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

蒲亭一長耳。何許得歌聲。化爲鴟梟類。而今哺所生。

趙咨

有孝行。盜嘗夜刦之。咨恐母驚。乃先至門迎謝。盜慚奔。

賊來那可邇。而敢以身迎。身豈不知愛。心乎恐母驚。

鄭康成

家貧。假田播殖。以爲親養。時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

播殖爲親養。家貧至假田。焉知後學者。盍喚作儒先。

李曇

養親樂道。終身不仕。名與徐孺子事。海內列名五處士焉。

養親還樂道。不仕至終身。海內稱高士。非專鄉里人。

徐季登

南州高士徐孺子之子。篤行孝悌。服闋。隱居不仕。

南州徐高士。姓字滿東都。有子篤孝行。終喪竟隱居。

周燮

有先人草廬。結於東岡。燮守之曰。我不能追綺季。處巢穴。屢徵不起。

未能追綺季。且復守東岡。爲有先廬在。他山忍遁藏。

王修

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鄉里爲之罷社。

去年今社日。撫事倍酸辛。罷社爲兒泣。鄉鄰定何人。

徐庶

辭先主曰。老母見獲。方寸亂矣。　王陵母曰。爲語陵。毋以老妾故。持二心。

不勝方寸亂。豈暇二心持。忠矣王陵將。賢哉徐庶辭。

孟宗

母冬月思筍。宗入竹林哀泣。筍爲之生。

萬象死灰色。千林號怒聲。何人苦哀泣。凍竹強抽萌。

顧悌

仕吳爲偏將軍。每得父書。跪讀之。每句應諾。又孝子聽於無聲。

地遠隔親面。惟憑一紙書。句終輒應諾。直是聽於無。

陸績

六歲見袁術。懷橘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曰。欲歸遺母。術奇之。

陸郎作賓客。懷橘欲何爲。遺母當然事。袁公乃爾奇。

李密

祖母劉。年九十六。謂報劉之日短。又言爲人子者。願爲人兄。事親之日長。

事親苦日短。爲子願爲兄。懇懇報劉語。令人涕泗橫。

和嶠

王戎居喪。飲酒。哀毀特甚。嶠禮法自持。不能逾戎。劉毅、謂嶠生孝。戎死孝。

嬰以禮法論。休言哀毀同。但觀生和嶠。定勝死王戎。

王裒

讀書至蓼莪篇輒流涕門人爲廢此篇。盧墓悲號。淚著柏樹。樹爲之枯。悲哉生我句。奈此念親何。墓側有枯樹詩中無蓼莪。

荀何

晉何曾、荀顗、俱有孝行。傅元稱之曰。古稱曾閔。今有荀何。古稱有曾閔。今復見荀何。爲孝一而已。能行無甚過。

王祥

母冬月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雙魚躍出。母命守丹柰。每風雨。輒抱樹泣。風柰應難守。冬魚未易求。剖冰不辭凍。抱樹不勝愁。

祖納

性至孝。少孤。嘗自炊爨以養母。

視膳子之職。何須自執炊。閒將心比並。合是手成持。

丁儀子

陳壽覓千斛米。爲儀作傳。子不與。爾朱文略。大遺魏收金。請爲父傳。

尙自不與米。何堪大遺金。丁儀爲有子。文略是誣親。

范宣

十歲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曰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手直微傷耳如何忽改容不能全所受此痛政無窮

戴逵子

戴駾與兄勃並受琴於父逵父卒不忍奏與兄各造新弄並行於世戴奏妙一世二子得其聲不忍遺音奏各將新弄行

趙至

兒時從師授業聞父叱牛聲投書泣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莫致兒榮養翻令父苦耕可憐廢書泣不忍叱牛聲

陶侃

每飲酒嘗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等勸少進侃曰亡親曾見約故不敢逾陶公宴參佐限極每歡餘憶與亡親約淒然不敢逾

桓沖

小字買得郎母病須羊以解以身質羊後爲江州刺史不辭身作質只爲母須羊此日江州牧當年買得郎

盛彥

母失明婢伺彥出以蟒嘈炙飴母彥抱母勸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既知爲異物號泣絕還生未有蟒嘈炙翻令母目明

王延

後母令冬月求魚不得杖之流血延叩冰哭有魚躍出母悟撫之如己子酷矣杖流血奇哉魚躍冰能令母心悟不異己親生

褚德逸

庾衮字叔褒鄰人褚德逸善事其親至老而不倦衮見每拜之至老能無倦眞爲善事親叔褒非佞者何事拜鄰人

王悅

導之子有高名事親色養諸子莫及導見之輒有喜色色養傾餘子高名重一時足爲丞相喜豈計外人知

許孜

有孝行鴈雉棲其梁鹿虎擾其庭交頸同遊不相搏噬所居號孝順里能感猛鷙類都無搏噬心同遊至鹿虎共宿有鳩鷹

壺、拒蘇峻、戰死。二子昉、旰相隨赴賊。翟湯歎曰。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父雖得死所。兒豈望生存。忠孝古難得。於今萃一門。

皇甫謐

遺令。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齎孝經一卷。馮亮、遺戒。手執孝經。盡棄平生物。惟齎一孝經。死猶不忘孝。臨沒苦丁甯。

郭原平

以耕者於父母墓前。裸袒爲慢。乃貴買此田。束帶垂泣。躬自耕鑿。忍向父母墓前頭裸袒耕。農時每束帶。猶自泣原平。

二王

王銓、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稱爲金昆玉友。要以孝行舉。甯將學業論。錫無慙玉友。銓可謂金昆。

樂頤之

嘗病。與母隔壁。忍痛不爲呻吟之聲。囓被至碎。恐母之哀己也。痛殊未易忍。絕不一呻吟。豈復知身疾。惟愁戚母心。

何子平

以俸米易粟麥曰尊老在東何心獨享白粲珍肴不可寄母則不受
干祿本爲養資身豈所安珍肴與白粲雖美若爲餐

解叔謙

母病有老父遺丁公藤因失所在有童子持蚓蛇膽授顏含忽不見
膽醫顏母疾藤療解親風忽不見童子俄然失老公

王秀之

遺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純至欲以多聲相亂耳
一事眞堪笑令人妾直靈都緣無至性徒欲亂多聲

謝曛

年數歲所生母微賤得疾畏驚一家尊卑感曛至性咸爲納履行屏氣語
一家感兒孝不欲使親驚盡作屏氣語咸爲納屨行

謝朏

朏、莊之子超宗、鳳之子明帝嘗敕二人自鳳莊門入超宗、趨往朏、不肯入
直以父名戲其爲君命同朏能禮自守似是勝超宗

以風教自任。時韋高慕阮籍爲人。居喪飲酒。詣、泣曰。吾當手刃之。禮豈爲吾設。如傷風教。何不堪希阮籍。直欲刃韋高。

華寶

八歲晉末父戍長安。謂曰。須我還。爲汝冠。後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憶父去時語。爾來七十秋。終焉不忍冠。灑淚望秦州。

宗元卿

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異哉宗子孝。親疾遠關心。每念痛大小。因知疾淺深。

劉苞

事嫡母朱氏。及所生母陳氏。並扇席温枕。

扇席更温枕。古人誰與同。一心奉二母。自是勝黃童。

劉靈哲

母病。夢神與藥。驚覺。得於枕間。宋瓊母。秋季思瓜。瓊夢見。求之遂獲。

誰言夢想裏。所見總空花。靈哲枕間藥。宋瓊秋季瓜。

劉巘

號正簡先生。齊高帝召問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先生天下士。偶迫詔書行。勿謂無奇對。惟言在孝經。

王僧孺

五歲。初讀孝經。謂授者曰。我願常讀之。孝經雖始教。何但習於初。欲得如兒願。常常讀此書。

江泌

痛不逮養親。以菜心有生意。不忍食。所食惟老菜。菜心且不食。親意一何深。爲爾有生意。存我不忍心。

庾道愍

少失所生母。尋至交州。入一村中。見一嫗負薪。心動。訪之。乃其母也。交州一村裏。有嫗負薪行。萬里庾道愍。心知爲所生。

張冲

父遺命。祭我必以鄉土所出。後牧青冀。常還吳國取菓菜。流涕薦焉。未嘗無果菜。何至取吳中。祭我必土產。遺言敢不共。

顧歡

有孝行人有病者歡令取孝經著病人枕邊果愈
枕邊何所有一卷仲尼居無處覓盧扁應當寶此書

江淹

採薪養母於樵所得貂蟬將鬻以供養母曰此汝休徵留之後果爲侍中
賣薪圖養母何許得貂蟬知在採薪處庸非吉兆然

庾黔婁

父在家病黔婁忽心驚即棄官歸醫云嘗糞可知差劇婁取糞嘗之
驚心已云異嘗糞不妨難庾令何爲者馮君著眼看

庾域

母好鶴唳域營求不怠忽雙鶴來下　戴良自據地作驢鳴以娛母
惜哉戴良誕賢矣庾域誠眞能感鶴唳何至學驢鳴

任昉

父遙性喜檳榔昉終身不嘗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晳常嗜羊棗遙亦喜檳榔參至不忍食昉寧能獨嘗

陸襄

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五十年又楊惲云送終有時而既憂居五十載陸子最堪悲惲獨非人子而云有既時

褚翔

有至行母病祈禱中夜聞空中彈指聲及旦疾愈

謹毋昧方寸是處有神明夜半爲親禱空中彈指聲

徐孝克

每侍宴無所食噉帝後察其欲遺母敕自今孝克前饌並許將還自今所賜饌特敕許將還爲爾心向母君前無所餐

阮孝緒

母病須生人參孝緒躬歷幽險累日忽見一鹿隨之至鹿滅處得參覓參不可得忽感鹿前行行到鹿滅處元來此地生

袁君正

數歲父昂疾晝夜侍奉家人勸令暫臥君正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家人勸我眠共說不眠難官既未得差眠時自不安

皇侃

性至孝。日限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
儒釋本同途。遺經非爾殊。未應普門品。勝似仲尼居。

吉弼

丹陽尹以其求代父命。欲舉純孝。曰。何待弼之薄。因父買名。一何其辱。
父身如可代。子死乃其情。尹待我何薄。而將此買名。

吳明徹

父未葬。勤力耕種。天旱苗枯。明徹之田中。仰天號訴。苗更生。秋大熟。
苗枯粮未葬。號泣日于田。誰謂竟不雨。而能獨有年。

徐份

父陵疾篤。份焚香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是三日。父疾豁然而愈。
父疾雖云篤。如何豁爾平。孝經惟泣誦。晝夜不停聲。

雷紹

少習騎射。後辭母京師從學。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感嘆還鄉里侍養。
行莫大於孝。其如違養何。只消一句子。安用讀書多。

楊愔

幼喪母。其舅源子恭與飲。問誦詩。曰、誦至渭陽未。愴便號泣。渭陽曾讀未。對飲偶言詩。舅作此詩語。兒那能不悲。

趙炎

以國禁。積四十年不得越關。葬二親於舊兆。自痛恨。惟食麥。至絕鹽味。禮稱親未葬。喪服不除焉。食麥斷鹽味。非哉四十年。

寇祖訓

父母雖久亡。猶於所處設幃帳。嚴奉如平生。曹孟德銅雀遺令。必如寇祖訓。如不死其親。孟德空遺令。丕乎眞罪人。

王崇

以孝稱。風雹至崇田畔。便止。禾麥並無損落。及越崇田。風雹如初。風雹忽止處。禾麥獨依然。料得天公意。知爲孝子田。

房景伯

爲清河守。召不孝者觀己事母。其人愧求去。不許。曰、雖顏慙。心未改。

母夜飲還大吐人謂中毒子華掬吐盡嗽之母心乃安未必食有毒人言疑似閒不辭嗽母吐圖得母心寬

劉獻之

誨學者曰百行殊途要以孝爲首倘不能然雖下帷躡屩竟何益乎百行孝爲首諸人倘未知下帷空自苦躡屩竟何辭

崔道因

母賤諸兄逼其母持炙致賓前道因驚接謂客曰老親自執劬勞是誰迫我母持炙致諸賓驚起自接取云賓此老親

于仲文

九歲周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讀書無見處與不讀書同勿謂兒年小能知孝與忠

李賢

從師學或譏其業不進答曰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誰知學進處不在好爲師好把銘心底分明說與伊

李崇

以父勳封侯。泣下曰。無勳於國。幼小封侯。當報主恩。恐不能終于孝養。侯封何爾泣。兒幼乃無勳。恐莫終親養。應將報主恩。

李自謙

少孤。未嘗飲酒食肉。絕口殺害之言。　陸襄、親沒。終身不敢言殺害。殺生非孝也。人未必云然。絕口殺害語。君看自小年。

文中子

汾水曲有先人之敝廬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不願仕也。

先人舊所理。汾曲有田廬。何意求聞達。彈琴自著書。

房元齡

以孝稱。父彥謙、謂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惟清白耳。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佩父清白訓。爲唐第一人。

陳叔達

御前賜葡萄不食。曰、臣母病渴。願欲以遺母。帝喟然曰。卿有母遺乎。葡萄歸遺母。所嗜固應思。卿乃有母遺。誰知此語悲。

韋陸

韋承慶、被後母笞。弟嗣立解衣求代。陸景融、見兄蒙先被杖。輒自楚悟母不悟以身諫。惟恐失母慈。景融常自楚。嗣立每求笞。

狄仁傑

求代鄭崇賓、使絕域。以鄭母老疾。宗元、願以柳易播。曰、夢得親在堂。狄請使絕域。柳甘易播州。爲憐劉母在深恐鄭親憂。

崔元暐

至孝。母戒以從官。有人來云貧乏是好消息。富足是惡消息。若爲從官好。不異在家貧。忍以惡消息而令戚我親。

李迥秀

母氏庶賤。妻崔氏。嘗詈媵婢。母聞之。不樂。迥秀卽出其妻。生我者爲母。無緣貴賤分。不思罵婢語。何可使親聞。

韋虛心

父維。爲郎時。蒔柳於庭。及虛心、居省郎。對之輒斂容。父居郎省日。蒔柳向庭中。對柳如對父。那能不斂容。

歐陽道

居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席藁以寢還家輒號慟夜直藉藁寢入朝徒跣行誰知迫明詔可惜欠陳情

劉韋之

相王府相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以師矩冀蓬在麻不扶自直卿家著忠孝朕子賴師模蓬在麻中直多應不待扶

韋景駿

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余少不天嘗自痛極爾幸有親而忘孝耶嘗抱罔極痛嗟余少不天汝今幸有母不省汝何然

張九齡

至孝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居母喪尤不勝哀有紫芝生坐側連理庭中木叢生坐側芝未嘗聞孝感一一有茲奇

顏眞卿

以孝稱祿山反獨眞卿城守帝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祇是見忠節何曾省孝誠唐宗休歎息猶未識眞卿

韓思復

封長山縣伯。明皇親題其墓曰有唐忠孝韓長山墓。
向來曹孟德。曾擬表征西。那得忠孝字。金書作墓題。

崔縱

以母事其父。斐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縱率妻子承候顏色不懈。
直以母事妾。祇云父所安。可憐遭楚毒加意更承顏。

崔沔

母亡。受弔。廬前賓客。不至柩室。曰。平生非至親。不入謁。豈以存亡廢禮。
憶昨升堂拜。何曾有雜賓。事亡忍廢禮。不復問疏親。

李乂

兄弟孝謹至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兄弟共爲一編。號李氏華萼集。
俱以文章顯。無慙孝謹稱。弟兄同一集。華萼著嘉名。

裴子餘

諡曰孝。張說歎曰。此諡可無愧矣。
直以孝爲諡。眞無愧此心。可憐張說歎。知得子餘深。

李勉

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爲父病厭蠱者書勉姓名埋之勉曰是孝子也不誅不誅人厭己而恕子祈親賢哉李觀察今無復此人

陽城

語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孝諸生有久不歸省者乎明日請歸者二十人學者學爲孝諸生欠講名謁歸二十輩毋乃爲陽城

段秀實

號孝童朱泚爲逆以秀實失兵柄恨憤遣騎迎秀實奪笏擊泚以死意其失兵久快快必吾從奪笏直前擊那知是孝童

李晟

少孤事母孝後平朱泚復京師贊曰身佩安危簡是一孤兒曾聞事母時身能幾許大卻佩國安危

元德秀

字紫芝家貧舉進士不忍去母左右自負母入京師進士能毋舉慈親可忍離紫芝亦良苦負母入京師

穆甯

戒子曰孝子事親養志爲大我志直道而已苟枉道三牲五鼎非吾樂也倘非親所樂至枉道而行雖以三牲養難辭不孝名

侯程

盧墓哭泣無節侯知道七年程俱羅三年不止李華作二孝贊

三年天下共何獨獨終身無處著深痛何心求過人

李唐

見肅宗抱幼女謂唐曰吾念之卿勿怪也唐曰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此吾念卿毋怪難拋膝下兒好將南內意說與肅宗知

韓滉

當列戟以不欲壞父時門第而止不許增堂廡曰先君容焉我奉之而已謹勿第門壞那容堂廡增父猶足乎此我願莫之承

賈直言

父道冲坐事賜鴆直言紿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出久乃蘇

幾曾聞飲鴆有不隕其身那得獨全活天應知代親

李景讓

蔣伸酌酒曰有孝於家忠于國者飲此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官於公既爾家能孝還于國盡忠誰宜舉斯爵知是莫如公

韓愈

答元稹書甄逢能顯其父俱當得書董生行云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未有逢之孝而公不用情大書甄濟傳更作董生行

柳宗元

書先友于父碑陰皆當世聞人中說載隋唐名臣或云禍疇所集乃翁定奇士先友盡斯人疇所知已故儀曹意轉新

甑逢

以父濟名不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稹爲移書韓愈又袁滋表贈濟官史書良爲稹褒詔知因袁足使濟不朽何堪逢之言

董召南

讀書躬耕以養父母韓愈董生行云爵祿不及門惟有吏來徵租更索錢躬耕復樵漁養親還讀書不聞官賜帛惟見吏催租

李興

有至行。柳子厚、爲作孝門銘曰。引刃自向。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封股如爲孝。還應載聖經。莫明柳子意。因甚取殘行。

何蕃

事父母孝。入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二歲亦不許。凡五載。慨然揖諸生去。五載莫歸省。雙親孰問安。固云親有命。不謂我何顏。

鄭潛曜

母疾。亟爲書。丐以身代母。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母愈。願以身代母。書焚上徹天。若非神許我。未必字依然。

裴敬彝

母病。醫許仁則、躄不能乘。敬彝自願爲輿往迎仁。親命懸醫手。敢將親命輕。爲輿不辭往。重母故身迎。

張志寬

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歸。曰、母有疾。志寬輒病。令馳驗如言。何忽省母病。每因身疾知。可憐張里正。尙得令君疑。

趙隱

爲相。退朝侍養如布衣。嘗侍母觀御宴。隱率百官拜恩於庭。回班候起居。至今說花縣。當日奉潘輿。未必若趙母回班候起居。

路隋

父泌陷虜。隋尚嬰孺。及長。日夜號泣。母告以其貌酷類父。終身不引鏡。兒貌酷類父。母知兒不知。何堪引鏡照。正復益兒悲。

李訥

宰相楊收。欲市訥宂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爲權貴優笑地耶。先人敝廬在。觸目百悲辛。忍作優笑地。圖娛權貴人。

許孝謹

甫三歲。母病。不飲乳。有憂色。或以珍餌悅之。不食。還以進母。既不忍飲乳。還能知奉親。何曾自人教。端是出天眞。

柳玭

戒子曰。名門子孫。稍有纖瑕。十手爭指。生雖苟祿。死何面目見祖先地下。名門難爲子。纖瑕卽辱身。直須留面目。他日見先人。

韋溫

疾病召親屬賦父綏詩在室愧屋漏因泣曰今知汝身不負斯語矣常恐愧屋漏追懷在室詩可憐忍死誦不負乃今知

林攢

爲福唐尉棄官侍母疾廬墓降甘露詔立雙闕又表其廬時號闕下林家七閩獨莆郡雙闕鬱相望豈識林孝子曾來尉福唐

右賢者之孝二百四十首

釋迦

欲入涅槃遣弟子昇天報母母至從棺湧出爲說母子恩情今日別離入般涅槃際拳拳報母知從棺更湧出爲母說分離

老子

送孔子曰爲人子者無以爲己

子之於父母毋以有其身老子元虛祖諄諄此語人

孝悌王

有眞人下降兗州孝子蘭公之家曰吾居斗中爲孝悌王

七星明歷歷萬古仰煌煌誰識斗宮內中居孝悌王

目連

拔母生天。故世人以七月十五日。設盂蘭會。

能將身入地。拔取母生天。歲歲蘭盂會。今猶說目連。

許眞君

鄉舉孝廉。後得仙蘭公云。傳孝道之宗。爲衆仙之長。

鄉以孝廉舉。仙爲孝道宗。謂予言不信。君請問蘭公。

吳眞君

年七歲。夏月伏身父母牀下。不驅蚊。曰。恐去己而噬親也。

何事不驅蚊。癯然牀下身。傷膚非所懼。所懼去傷親。

六祖

新州人。常賣薪養母。後傳五祖衣鉢。

新州在何處。有箇養親人。一旦成佛去。那知昔賣薪。

睦州

禪家呼爲擔板漢。每閉門。自織蒲鞋以養母。

捨俗還將母。禪關晦迹深。共呼擔板漢。誰識織蒲心。

蘇仙公

得仙道。白日上昇。留一空櫃。與母曰。若有所需。敲櫃即得。世傳蘇氏子。白日去登仙。念母留空櫃。敲時即得錢。

寒山子

每見人家烹宰羊豕。即曰。煮爾爺。煮爾娘。鍋裏爺娘語。寒山太猛生。不妨時著眼。直是得人驚。

右仙佛之孝十首。

辟司徒妻

齊師敗。問曰。君免乎。銳司徒免乎。曰。苟吾君與我父免。可若何。君父今安在。諄諄免矣乎。可憐齊女子。不問辟司徒。

雍姬

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可憐姬告母。父孰與夫親。能置此一問。未爲愚婦人。

衞女

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悠彼泉水。亦流于淇。

歸寧不可得。何以寫吾憂。不似肥泉水。悠悠淇上流。

北宮女

至老不嫁。養父母。趙后問齊使曰。此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妾身期不嫁。至老養雙親。何以趙威后殷勤問使人。

秋胡之妻

薄其夫與道旁桑婦金。不以奉母。曰。妾不忍見不孝不義之人。妾面羞君面。君心異妾心。那能不念母。卻遺別人金。

趙津吏女

簡子欲殺其父。乞以身代。簡子賢之。欲以爲夫人。辭以親在。倘得代父死。誠非愛妾身。不圖君聘妾向道有嚴親。

如姬

公子無忌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底事能令妾爲君死不辭。不思君遣客報妾父讎時。

緹縈

父淳于公。有罪當刑。縈上書。乞沒爲官婢。贖父罪。文帝悲憐之。詔除肉刑。

仁矣文皇詔悲哉少女書至今民受賜非但活淳于

陳孝婦

其夫遺戍囑曰吾若不歸汝善養我母夫死戍所竟不嫁終養姑妾昔與夫別夫曾共妾言忍能幸夫死不復願姑存

東海孝婦

事姑甚孝而姑女誣告殺姑獄具竟論殺郡中枯旱三年如何殺一女能致旱三年婦孝無知者知之惟老天

曹娥

父盱爲巫溺死不得屍娥亦自沈縣爲立碑蔡邕題八字謂絕妙好辭上虞一巫女名乃至今垂端的由純孝非專在好辭

孔融女

七歲父先爲曹操所殺女臨刑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不憂身卽死惟恐死無知儻得從父母寧非我所期

梁夫人

訟父竦冤詔改殯恭懷后追封竦襲親愍侯仍徵還嫗母

能返母萬里還榮父九原可憐帝有母亦自待人言

宣文君

父宋躬傳以周官曰汝可受之宋氏後傳授諸生號宣文君難把父書讀祇因手澤存遺言如可受忍使世無聞

宛陵女子

母夜爲猛獸所噉女攀母持獸行數里獸毛盡落置其母去異哉一女子獨抱母啼號非但脫虎口還能落獸毛

盧元禮妻

元禮卒事姑以孝聞詔號曰貞孝女宗

貞孝諡已美何堪復女宗一朝下明詔千載被流風

木蘭

古樂府云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謹勿悲生女均之有至情鬻能贖父罪蘭亦替爺征

鄭義宗妻

盜夜刼其家冒立姑刃側爲盜捽捶幾死竟不去

抵死侍姑側。寧知有妾身。若懷白刃顧。尙得謂之人。

李孝女

安祿山亂。被刼徙他州。聞父喪。從閒道奔喪。既至。父已葬。廬墓終。奔喪脫賊手。廬墓至終身。此大丈夫事。誰云一婦人。

崔氏婦

崔氏事姑孝。姑病。召長幼言。我無以報婦。但願父子孫。皆若婦孝。姑今病且死。頗愧婦恩深。但願婦有子。皆若婦用心。

右婦女之孝二十首。

東夷大連少連

孔子曰。大連少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大連少連者。夫子筆之書。誰謂東夷子。而於喪善居。

若鞮單于

匈奴謂孝曰若鞮。稱若鞮單于王奔改匈奴單于爲恭奴單于。

漢語雜胡語。堪嗤莽太愚。安知若鞮字。已是孝單于。

休屠王子金日磾

降漢牧馬甘泉宮見母像泣拜後受遺詔輔政。

牧馬一胡兒如何卻受遺多因漢宮裏泣拜畫閼氏。

西羌東吾

以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

循循祇自守何獨此羌然直以父在漢忍將身犯邊。

號吾

章和二年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

如何降塞下不復戀羌中既是能將母還應知向風。

百濟王扶餘義慈

事親孝與弟友時號東海曾子。

夷方雖爾異天性本然同自昔聞曾子如今在海東。

扶桑國

親喪七日不食設座爲神像朝夕拜奠。

不食至七日能將禮自居既然嚴設像亦復奠朝晡。

吐谷渾葉延

父爲羌所刺。葉延縛草爲人射之。母曰。賊已屠膾矣。何益。父雖已屠膾。射草復何爲。豈不念無益。其如罔極悲。

回紇

郭子儀單騎見虜。傳呼曰。令公來。回紇驚拜曰。果吾父也。譬爾驚吾父。同然拜令公。遙知恩義重。恰似與眞同。

沙陀阿跌光進

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

三年不歸寢。至性切於親。不信沙陀種。還生如此人。

右外裔之孝十首

烏

嗁嗁林烏。反哺其母。

靈烏噪何許。反哺向中林。人可不如烏。而無愛母心。

鶴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好是鶴鳴陰。居然子和聲。休云氣所感。自是物之情。

燕雀

子母共處於一屋之下。相哺相樂也。

其母一屋下。寧知屋欲然。不須譏寡智。相哺政堪憐。

虎狼

虎狼。不仁獸也。父子相親。何謂不仁。仁之於父子也。

虎狼不仁也。何乃謂之仁。仁之於父子。父子亦相親。

猿

蜀鄧芝、見猿抱於樹上。引弩射中其母。猿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

不忍身逃箭。知爲母塞瘡。人心有如此。獸面本何常。

犬

唐齊瓊家有犬。常隱肉喉閒。出飼病母於頹垣。瓊收養之。瓊死。犬亦不食而斃。

食肉隱兩頰。飼母向頹垣。終感主養母。能將死報恩。

羊羔

唐屠者王甲。將刲一母羊。忽失其刀。尋覓次。蹴起羊羔。見所失刀藏腹下。

已分几上肉。誰藏腹下刀。安知羊不死。乃復自羊羔。

豺獺

下至禽獸豺獺有祭。人而不如豺獺乎。

曾聞豺祭獸。還見獺陳魚。人苟不知祭。能如豺獺乎。

蛇

瀼竇武母產武。幷產一蛇。後母葬。有大蛇出林葬。以頭擊柩流血。有哀泣之容。

似有人傳訃。來從榛莽中。叩頭至流血。垂泣有哀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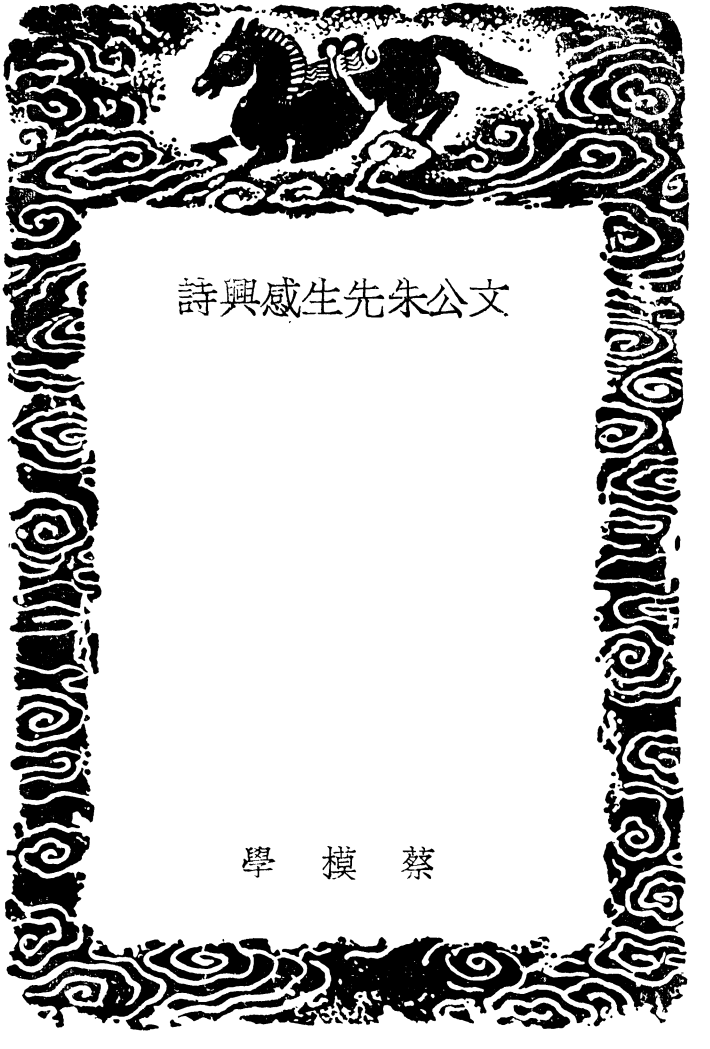
青蚨

水蟲。子母不相離。

子母不相離。何心辨鳩蚨。忍能利銅臭。不枉喚錢癡。

右禽獸昆蟲之孝十首。

善乎誠齋先生之言曰。人而禽狄如焉。非甚也。人而不禽狄如焉。非甚乎。伊欲上詣聖賢。下免禽狄。奚爲而可。曰學。同曰孝。書之座右。日以自省。同識。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

蔡模學

本館據佚存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

門人蔡模學

先生自序

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隅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昆侖以天言。旁礴以地言。大無外。卽張子所謂大而無外也。下深廣。言其下而深且廣也。陰陽。氣也。無停機。猶易所謂一陰一陽也。寒暑。氣之著也。互來往。猶易所謂一寒一暑也。蓋天地設位。而太極之體所以立。陰陽寒暑迭運。而太極之用所以行。無往而非太極也。

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皇羲、包羲氏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俯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也。馬圖。河中龍馬負圖也。人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徵而天理之節文。著而禮樂法度之煥然者。皆是

也。宣朗猶昭明也。言皇羲稟神聖特異之姿。妙契此理於一俯仰之間。不待窺見神馬所負之圖。而人文已粲然宣朗於胸中矣。正卻子畫前元有易之意也。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

昭晰光明也。象罔彷彿茫昧也。莊子象罔得之。此蓋借用也。言渾然一理之妙。貫徹顯微。雖沖漠無朕。而天地陰陽寒暑之理。已悉具於其中。雖天地定位。陰陽寒暑運行。而太極之理。亦未嘗不在焉。徹上徹下。極爲昭晰。非憒然象罔而無據也。渾然一理貫一句。實爲一詩之綱領。讀者詳之。

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無極翁。濂溪周子也。重指掌。謂皇羲畫卦之後。又得周子作太極圖以闡其義。如重指諸掌而甚明也。由今觀之。易有太極。周子卽推無極而太極。是生兩儀。周子卽推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地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周子卽推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是不謂之重指掌乎。○模妄謂。此篇言無極而太極。卽太極圖之○也。

其一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

化者。變之成也。八紘。八極也。列子云。八紘九野之水。前瞻旣無始。所謂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也。後際那有終。所謂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言陰陽之化。升降上下於八極之中。然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不可分先後周子所謂動而生陽者亦只是就動處說起畢竟動前又是靜如此則前瞻之既無始矣後之際又那有終也哉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

至理卽太極也斯者指陰陽而言也言太極之理不離乎陰陽之中雖萬世之遠與今一同蓋太極無往而不在也

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混沌元氣未判也莊子云七日而混沌死幻詐惑也言異端之徒以太極獨居於混沌之先及天地既判則太極已死於混沌者眞詐惑之語但可以驚駭盲聾之人而已○模妄謂此篇言太極動而陽靜而陰卽太極圖之◎也○模竊惟周子太極圖根極要領實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百世之傳先師朱子剖析精微闡緝明暢既爲之說矣既作感興詩又特於首二篇提綱挈領爲學者發明之大矣哉其有功於斯道也或有問者曰前輩長者有以此詩首二篇爲重說陰陽者又有以首篇爲說橫看底次篇爲說直看底者而子乃斷然以首篇爲說無極而太極次篇爲說太極動而陽靜而陰似若有所據矣然太極只是理今首篇乃有及於天地陰陽寒暑何也陰陽已屬氣今次篇乃推本於至理斯存何也模應之曰夫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豈判然而二之乎器亦道道亦器程子言之盡矣故朱子論太極而必及於天地陰陽寒暑者以見其道著於器也論陰陽而必原其至理斯存者以見其氣

根於道也。況朱子平日教人平實的當。而於論太極。最病學者流入於談玄搜妙之域。而無著實用工之地。故其語學者。嘗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而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曰。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在太極裏。學者反覆吟論此詩之餘。更以此說融會貫通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其二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妙不測。猶言不可得而測度也。氣體之充也。主發謂之機。凝冰。凝於冰也。焦火。焦於火也。莊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淵淪。隨淵而淪也。天飛。升天而飛也。言人心妙不測。一出一入。乘氣機而發。既凝冰矣。而亦能焦火。既淵淪矣。而復能天飛。四者所以言其不可測度如此。正與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同意。但凝冰淵淪主入而言。焦火天飛主出而言耳。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至人至德之人也。秉持也。元化。卽人心之造化也。九垓。天有九重也。司馬相如封禪書云。上暢九垓。萬微。萬理之精微也。上泛言人心妙不測。此言惟至人爲能秉持元化。一動一靜之間。皆體此理而無違

焉方其靜也寂然不動如珠之藏而澤自媚玉之蘊而山自輝及其動也感而遂通神光燭乎九垓之遠玄思徹乎萬微之妙但聖人心法不傳其載於麈編者今又簡短寂寥無有能識之者然則將安歸乎徒有歎息而已

其三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無穢反受衆形役

靈臺卽心也言人心本自神妙天下萬化皆從此出何爲不自操存乃陷溺於荒穢汚穢之中而反爲耳目口體之所役耶范浚心箴所謂心爲形役乃獸乃禽者正此意也

厚味紛朶頤研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

朶垂也朶頤慾食之貌易曰觀我朶頤妍美色也姿色也傾覆也言美色能覆人邦國猶詩所謂哲婦傾城也直騁曰馳亂驁曰騖言心爲形役溺於飲食男女之大欲至於崩奔猶不自悟尙且馳驁四出而無終畢之時也

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穆天子周穆王也在位五十五年使造父御八駿之乘肆意遠遊荒服之外欲周行天下皆使有車轍馬迹徐偃伯於徐方乘時作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止之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模按所舉穆天子之事特借此以喻人心之馳騖流蕩

若不知止則心失主宰而物欲反據而爲之主矣此六義之比也

其四

涇舟膠楚澤周網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

涇舟詩所謂涇舟是也膠與莊子置杯焉則膠之義同或謂昭王南征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至中流膠液而溺死也黍離王風詩名言昭王南征不返周室紀綱已陵夷矣況又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而故都鞠爲禾黍王風下同於列國周室於是而愈衰矣

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

玄聖孔子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麟獸名麇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踣僵也反袂漣洏卽家語所謂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獸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是也言孔子雖因黍離降爲國風遂託始於此以作春秋其實周綱陵夷已在於涇舟膠楚澤之時矣及西狩獲麟則嗟吾道之窮而春秋遂絕筆於此

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

漂淪猶汨汨也又百年謂自獲麟絕筆之後將又百年也今計之其實止七十九年言百年者舉成數也僭侯謂魏斯趙籍韓虔參大夫僭竊諸侯之制也荷爵珪謂反蒙眞侯之命也

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爲

王章。卽左傳所謂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言王章之喪已久矣。胡爲至三晉分而始嗟嘆乎。所以爲下文迷先幾之張本也。

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馬公。先朝司馬溫公也。述孔業。謂作通鑑。欲續春秋也。託始。謂作通鑑。始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也。是甚悲周道之衰微。固不失爲忠厚之意。然悔其不繼書於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自周敬王三十九年爲始。而乃自威烈王二十三年爲始。無乃迷其先幾也哉。或疑此欲以續獲麟爲先幾。猶未若致堂胡氏以晉悼公平公時爲幾之尤先者也。殊不知此雖欲續於獲麟。其實先幾已在玄聖作春秋之時。此詩所以推原發端於膠葛澤也。有以夫。○模按此詩託始之意。東萊呂先生得之。故大事記之作。實接於獲麟。而託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竊意二先生相與講論之際。必有及於此。故朱子於蔡文忠所以深哀事記將誰使之續也。然朱子於通鑑綱目之作。以爲而不繼春秋也耶。果齋李氏曰。東萊先生事記之書。用馬遷之法者也。故續獲麟而無嫌。朱子綱目之書。本春秋之指者也。故續獲麟而不可。是固然矣。抑亦綱目之書。特因通鑑而作也歟。

其五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

東京。洛陽。後漢所都也。刑臣。宦豎也。西園。靈帝置西園八校尉。以蹇碩。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

淳于瓊爲之五族單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也言桓靈失其御下之道宦豎弄權開西園以鬻賣官爵興黨錮以沈滅忠良而漢遂衰矣

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

青青千里草應董卓讖語也卓初爲中郎將其後廢立弒殺燒宮室發諸陵自爲相國強梁於一時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

魏闕當塗高應曹操讖語也轉尤也炎精漢火德也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欺人孤兒寡婦卒成篡奪之計其凶悖尤甚於董兒而漢祚遂亡矣

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鵷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桓桓威武貌左將軍劉備也獻帝建安三年爲左將軍伏龍諸葛亮也鳳鵷龐統也卽徐庶謂此中有伏龍鳳雛是也祀漢配彼天卽用仲康祀夏配天之語不偏昌卽諸葛亮所謂王業不偏安是也言先主仗義起兵於西南之疆以誅操復漢爲名一時賢才如諸葛亮龐統之徒羣起而羽翼之出師北伐所在響震事幾成矣而天不祚漢先主旣殞孔明亦殁卒使王業不偏盛於西土可勝歎哉

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史謂陳壽撰三國志也帝魏謂以魏爲正統也後賢謂司馬溫公也魯連子卽通鑑所載魯仲連聞趙將事秦爲帝嘆曰彼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此言操爲漢賊不待言陳壽帝魏不足責後之

賢者。如温公作通鑑。合更張之。乃亦帝曹魏而寇蜀漢。是則若魯連子者。世亦不復有之矣。千載之下。豈不徒有悲傷也哉。此與尊楊雄同科。綱目書法可見。

其六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晉陽啓祚。事見通鑑。李淵初爲隋晉陽宮監。其子世民。陰與裴寂等。以晉陽宮人私侍淵。因脅以起兵。王明。曹王明也。巢封元吉封爲巢刺王也。世民手刃元吉。而納其妃。生子明。初封曹。後立爲齊王。出紹巢王之後。言垂統之主。其濟亂綱常已如此。宜繼體如高宗者。昏迷淫亂。而有武后之事也。

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

麀聚。禮記所謂父子聚麀也。牝晨。書所謂牝雞之晨也。乾綱。君之綱也。墜。落也。天樞。武后立周宗廟。鑄銅柱爲天樞。以紀周功德也。崇。高也。蓋武后初爲太宗才人。高宗立以爲后。參豫國政。擅權自恣。後遂廢其子中宗。改唐爲周。此正聚麀牝晨而唐室之所以中否也。

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

毒。即嫪毒之毒。以比張易之張昌宗也。穢。汚也。宸極。帝居之位也。虐焰。言其酷虐。如火之烈也。燔。熱也。蒼穹。天也。狄。張狄仁傑。張柬之也。取日功。謂挽回天日。而中宗復位也。呂温頌曰。取日廣淵。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歐陽子先朝歐陽文忠公也言其秉史筆以脩唐史乃於帝紀內立武后紀是迷至公之道以唐之一經而亂周紀於其中凡例又孰可容此耶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侃侃剛直也范太史先朝講官范祖禹也伊川翁伊川先生程子也溫公編通鑑范太史分得唐史遂採其得失善惡別爲唐鑑盡用伊川先生平日之說每歲必書中宗所在曰帝在房州以合於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法開明萬古之羣蒙也

其七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朱光日也張孟陽詩云朱光馳北陸炎宇夏天也九野八方中央也見前八紘註窮泉幽昧之地言朱光徧炎宇之時而微陰已眇於重淵矣寒威閉於九野之際而陽德已昭於窮泉矣蓋陰不生於陰而常伏於至陽之中姤卦是也陽不生於陽而潛復於盛陰之中復卦是也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

至陽而一陰伏故雖文明而或昧謹獨之戒盛陰而一陽復故雖昏迷而實有開先之道惟其昧謹獨也故幾微之際誠不可忽惟其有開先也故善之端緒每綿綿而不絕焉老子云綿綿若存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

月令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言於夏至一陰生之時必屏絕嗜欲及此而防其陰之未然也此指陽而言

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言冬至一陽生時必安靜存養絕彼柔道之牽繫也彼指陰而言

其八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

微月新月也明河天河也斗柄北斗七星之柄也南北極天之樞軸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軸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之極也言新月已西墜則衆星爛然而愈光河漢雖斜而未落斗柄既低而復昂惟有南北極不動而其樞軸遙遠正相當值無少差忒當此之時仰觀天象而深有感焉亦猶心居中央酬酢萬變而無少偏倚也蓋月始生明之時而天象尤爲易見故特言之

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太一卽北辰也此言北辰而不及南者蓋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故此獨以其可見示人也三辰日月星也左傳云三辰旂旗言太一居其所而不動仰而瞻之獨見

其煌煌耳。此譬人心之寂也。居天之中。照臨四國。日月衆星。環遶而共之。此譬人心之感也。故又斷之曰。人心須要如此。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見其邊方也。

其九

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放勛。書作勳。堯之號也。欽明。卽書所謂欽明文思也。南面恭已。卽孔子稱舜恭已正南面也。精一之傳。卽舜之傳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

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奏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猗歟。美貌。日躋。卽詩所稱湯聖敬日躋也。穆穆。深遠意。卽詩所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也。奏。西旅所獻犬名。召公作書致戒。以光武王之烈也。周禮。書名。周公所作。孟子稱其坐以待旦也。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

言羣聖人相繼上下幾千載。而同此一心。有如秋月之至明。照寒水之至清。皎然無一毫之翳。湛然無一點之滓也。

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魯叟。孔子也。言孔子無所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但刪述羣聖。存帝王之軌範。以示將來耳。○模按此詩。歷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敬爲傳心之法。末以孔子結之。又言孔子刪述。以起後篇之義。

其十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此言伏羲畫卦。首之以乾坤。乾之行。所以配天德也。坤之布。所以協地文也。乾坤以性情言。天地以形體言。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

此因天地而仰觀俯察也。天體玄渾而周。一息之頃。奔行萬里。所以言其健也。地體方儀而靜。隤然安貞。千古常存。所以言其順也。易曰。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此因仰觀俯察。而體之於身也。故言既悟彼。即契此。以其立象之意。而爲入德之門。勤以行之。自強不息。所以法天也。敬以守之。正靜彌厚。所以法地也。○模按此詩。實承前篇。删定立義。蓋六經莫先於易。故首以易言之。

其十一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

言六經惟易爲全書。而圖象則隱奧而難明。詩雖已删。而毛公輩作小序。頗失詩之本意。書雖經伏生輩口授之餘。文字舛錯。況禮樂散亡。崩壞。其書皆喪失而不存。春秋又多錯漏。魚魯之差。豕亥之訛。如

郭公夏五之類甚多也。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程子世居龍門。□□□□□垂世立教者。□□□六經殘缺不全。猶瑤琴空藏寶匣。而其絃斷絕。不復堪彈矣。至程子出而後得聖賢微意於殘編斷簡之中。而遺音餘韻始可得而理也。○模按此詩。亦承前篇。言孔子刪述之後。而又湮塞於殘爛踳駁之餘。微言幾絕矣。是可歎也。

其十二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此言顏子躬行四勿之訓。曾子日加三省之功。子思中庸首明謹獨之戒。終言尚絅之義。孟子之篇。特舉操存之要。實爲裘領之挈。其言炳若丹青。垂訓今古。何爲千載之下。乃無人能踐斯境乎。程子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正此意也。○模按此詩。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心之法。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蓋所以明道統之支派。而又歎其自孟子而下。寥寥千有餘載。而道統幾於絕也。其旨深哉。

其十三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故以播羣品言之。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

故以固靈根言之。然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非誠則四者皆無有矣。而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卽所謂太極也。五性實斯存者。言人得之以爲五常之性。而信則貫於四端。卽所謂誠也。故朱子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林居子。謂隱居山林之士也。言世人徒逞其私見。恣爲穿鑿。而不順乎實理之自然。則道彌昏而不可見矣。豈若隱居山林之士。探索幽隱。而有以見萬化之原哉。萬化原。卽上文所謂誠也。○長樂潘氏云。此將言異端。詞章之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其十四

飄颻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命玄祕。竊當生死生。

此言仙侶之遺弃人世。飄颻於雲山之中。盜竊天機。以爲長生不死之計也。玄命祕。以造化言。關死關。以人身言。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金鼎。卽參同契鼎歌所謂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尺。厚薄勻也。龍虎。卽道家所謂水火鉛汞魂魄也。其實只陰陽而已。刀圭。是小刀頭尖處。如醫家之劑藥方寸匕也。言龍虎之氣。交相蟠結。金

鼎烹煉溫養三年遂成神丹方寸七一入於口則超凡入聖可以白日飛昇如人之生羽翼也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長樂潘氏云言我欲遺世脫屣以從仙侶於雲山初非難事但恐違逆天道縱得長生不死心亦不安也蓋人之生世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或壽或夭脩身以俟之而已何必苦欲偷生於天地之間耶凡此皆出於私見鑿智之所爲也

其十五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西方西域也漢時西域有身毒國者敬奉道佛後漢爲天竺國卑下也卑卑言其卑下而又卑下也佛氏始初但論說緣業因果以化誘衆生愚民極爲卑下及流傳既遠世代既久如梯之接漸漸凌入於虛空玄妙之域而不可致詰焉○朱子曰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之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雖其眞僞不可知本皆胡語數譯而後可通其所言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化之術而已及其中間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旁引莊列之言以先後之然尙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既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陰竊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張大之而盡諱其怪鄙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而其所謂禪者又出於口耳

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以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隱然於文字間而不可掩者耳

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

朱子曰佛氏所以指爲心與性者實乃精神魂魄之聚耳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又未嘗賭夫民之衷物之則也既不識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槩以爲已累而盡絕之雖至反敗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若云識心則必收視聽以求識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目視目以口齕口雖無可得之理然其勢必不能不相關汝於其間也夫學以心性爲本而其所指以爲心性與其所指以爲從事焉者乃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模妄謂顧盼指心性卽釋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名言超有無卽釋氏所謂佛菩提不淪於無不著於有不任中間及內外也蓋釋氏初則以離事塵法塵有分別性爲眞性後乃轉以爲作用是性初則以是諸法空相一切皆歸於無後乃轉而爲不淪於無不著於有不任中間及內外朱子所謂梯接凌空虛至此而益信也

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塗

西方之學以直指人明心見性成佛盡弃綱常度數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是所謂捷徑也此徑一開舉世靡然爭趨慕之相與淪於空虛寂滅之境去不曾腳踏實地以由夫日用當然之實以至顚躓困踣於榛棘之中而莫能脫也異端之爲害如此哉

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三聖、卽孟子所謂承三聖、禹、周公、孔子也。焚其書、韓退之所謂火其書也。此見朱子深慮異端之爲害。思欲擣其穴而犁其庭也。然其自任之意、亦有不可得而辭者矣。

其十六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敍旣昭陳、人文亦寖開。

橫序、學舍也。後漢鮑德以郡學久廢、乃脩橫舍。今字又作黌。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因心之明訓也。善端、卽四端也。培、益也。天敍、卽書所謂天敍有典也。人文、卽易所謂觀乎人文也。此言聖人出而司教化之責。開闡庠序、以養育人材。初無他事。惟因人之本心、以爲明訓、使人有以培植其善端、涵養其德性而已。及夫天敍旣極其昭陳、則人文自然而寖開。蓋有本必有文。初不求爲文、而有自然之文也。

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蚍蠓、爭先冠俛儕。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競、亦爭也。蚍、蠓也。藻、水草也。此言聖人之教、不過如此。所云何爲百代之下、學旣絕而教養之法又乖。學者乃不知天敍之中、有自然之文。往往外用其心、競蚍蠓藻、以爲文。但欲爭先冠儕、爲躐取高第之謀。卒使淳厚之風、反淪喪汨失。吾不知其擾擾者、果何爲也哉。〇竊意此詩言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者、皆無其本、徒相與爭競、爲不根之文。末習澆漓、正學湮塞、其不爲異端迷惑牽引者幾希。此所以

垂朱子之歎而繼於十六篇之後也

其十七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童蒙幼稚而蒙昧也養正卽易所謂蒙以養正也遜順也弟善事兄長也盥謂洗手櫛梳也卽內則所謂雞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緌纓以適父母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是也奉水擁篲卽禮所謂灑掃室堂是也進趨退息卽內則所謂進退周旋愼齊是也以上皆言小學工夫

劬書劇耆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讒誕時行必安詳

劬勞也劇耆炙言過於耽嗜炙肉之美孟子曰嗜秦人之炙逾探湯言勝於探湯火之難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庸常也庸言卽易所謂庸言之信是也時行學記言當其可之謂時蓋言少之時所當行之事也此言爲弟子者於敬事父兄長上之暇然後退而脩其學業謹其言行正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也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聖途猶聖域也軔礙車輪木也發軔勿忙言發之初不可欲速而躐等也心之所之謂之志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翔飛也此言聖途雖遠然發軔於此而進當以漸且勿忙迫及十有五歲而入大學

從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則當及時高翔以造聖域不可安於小成而止也

其十八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

哀哉二字本於孟子而朱子謂最宜詳玩令人惕然有深省處牛山齊之東南山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言牛山之木嘗美矣日爲斧斤所伐然氣化流行未嘗間斷非無萌蘖之生而牛羊又復來侵焉此亦六義之比其詳見孟子告子上篇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仁義之心實天之所以與我者今也乃爲物欲之所攻奪其不戕賊而殄滅也幾希雖有孤根之萌蘖亦孰能任之哉任保也

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反躬卽樂記所謂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是也艮其背卽易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是也肅容卽禮所謂色容莊也正冠襟卽論語所謂正其衣冠是也蓋反躬艮背所以由外而制乎內也肅容正襟所以自內而防乎外也內外交養庶乎有以復還仁義之心然保養萌蘖方自此始不知何時茂盛而能秀穹林耶秀穹林所以終其比之義學者優游玩味之餘反之於心必將油然有悟惕然有敬故不可不致

謹於保養之微。亦不可不期造於秀茂穹林之域。而又不可安於易而沮於難也。詩之感人如此夫。

其十九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此正用夫子予欲無言。天何言哉之說也。天無言而萬物動植之微。自然各遂其性。聖人無言。而動容周旋之間。自然極其清溫也。

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夸。大。毗。附也。詩所謂無爲夸毗。威儀卒迷是也。咕囁啾喧。禦人以給口之狀。言世人爲大言。以夸誕於世。諛言以阿附於人者。紛紛然徒用私意小見。譸作妄述。欲咕囁啾喧。以眩輝世俗。是但逞其外之詞美好。而不知內之神鑒實昏昏也。

曰余昧前語。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余朱子自謂也。言余亦昧前者幽默無言之語。而坐此言語枝葉之繁。今將發憤而刊落之。庶乎收奇功於一原也。詳味末句。見其歸根斂實。神功超絕。蓋有不可得形容之妙。便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氣象一同。嗚呼偉哉。○模於此詩諷誦涵咏之久。一旦恍然若有見先師朱子之心。是雖若不敢自任其道統之傳。而實憂此道之遂失其傳。故於感興之終篇。特發在陳之歎。蓋亦追悔其平日著書之徒多。而世之曉悟領會者絕少。故於此慨然有發憤刊落之語。正夫子予欲無言之意。今味其言。玩其意。

若以爲自責則又若自謙以爲自謙則又若自任百世之下其將必亦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耶其旨深矣哉

其二十

右詩二十篇篇各有體意各有寓學者固不必求爲牽合也然熟玩而精思之篇章離析之中實有脉絡融貫之妙二十篇中凡五更端而皆以探原起意自一篇至四篇所以探造化之原也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與夫人心之太極而以心爲形役爲戒自五篇至七篇所以探治化之原也言名分僭竊正統獨亂綱法淪斁其幾微皆有漸秉史筆者皆不知防微杜漸誅既死之姦諛使萬世亂臣賊子知有所懼此天下之所以日趨於亂也自八篇至十三篇所以探陰陽淑慝之原也發姤復二卦以見聖人扶陽抑陰於幾微之萌及人心寂感之體歷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敬傳心之法遂以孔子結上起下而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心者接之自十四篇至十七篇所以探道德性命之原也直以誠爲萬化之原而歎異端詞章之流不識此原欺世誣俗深爲此道之害自十八篇至二十篇所以探學問用工之原也

首篇童蒙養正。繼以牛山之木。喻其保養根本。終歎晚年道統之傳。未有所屬思。欲無言以收其反本還原之功。故於末篇末句。特以一原兩字結之。有旨哉。有旨哉。

古今之書。惟詩入人最易。感人最深。三百篇之後。非無能詩者。不過詠物陶情。舒其蕭散閒雅之趣而已。獨朱子奮然千有餘載之後。不徒以詩爲詩。而以理爲詩。齋居之感興是也。蓋以理義之奧難明。詩章之言易曉。難明者難入而難感。易曉者易入而易感也。朱子切於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易感者。以發其所難入難感者耳。今誦其詩。包羅衆理。總括萬變。排闢異端。又皆正其本而探其原。模之不敏。總角常侍先君讀之。優游諷詠之久。不覺手舞足蹈之意。然亦憒然未曉其爲何說也。先君間因其憤悱而啓發之。似有所見。近因弟抗試邑。樵川寄示瓜山潘丈箋本。積日吟誦。猶或恨其箋註之間。若有未盡者。隨筆抄記。不覺成帙。用以求正於有道。正溫公所謂揚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別爲一書以與易競之意也。同志之士。其亦有以識予之心者乎哉。嘉熙丁酉仲春望日模書。

書感興詩注後

覺軒蔡氏注朱子感興詩一卷。余曩日獲活字版古本。乃知其久傳於此間矣。後又獲高麗本於友人處校之。無甚異同。按永樂性理大全編入感興詩。其注互舉熊胡劉徐數家。而蔡氏則僅一見於第二十首耳。且蔡注孤行。於諸書無所見。豈其佚于彼者久歟。高麗本附錄朱子詩數十首。末又載櫂齋注武夷櫂歌。今刪落其數詩。獨存櫂歌注。亦以其無別行也。上章涒灘孟夏之月中九日。天瀑識。

朱文公武夷櫂歌

陳普注

本館據佚存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朱文公武夷櫂歌

武夷櫂歌十首

公自題云。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閑居。戲作武夷櫂歌十首。呈諸友遊。相與一笑。

櫂齋陳普尙德註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淸。欲識箇中奇絕處。棹歌閑聽兩三聲。

朱文公九曲。純是一條進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不但爲武夷山水也。第一首言道之全體。徹上徹下。無內無外。散之萬物萬事。無所不在。然其妙處。過於膏粱之美。金玉之貴也。不可無人發明。故曰欲識箇中奇絕處。棹歌閑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

山有九曲。

幔亭峯影蘸晴川。

武夷君宴子孫于幔亭峯下。

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烟。

翠。一本作暮。○此語亦有桑海之感。

此首言孔孟去後。道統久絕。其間無窮無盡之妙。首章所謂奇絕處者。皆爲氣質物欲所蔽。加以異

蝙邪說爲障。沈溺深痼。無能探而見之者。上釣船者。著脚向學之意。幔亭峯影。亦以其始有所見而言也。非有所見。亦不能向學。亦不知道統之無傳。苟知道統之無傳。而有志於學。則是已見正塗。論語所謂可與共學者也。

一曲亭亭玉女峯。
有山名玉女峯。
插花臨水爲誰容。
狀玉女態。
道人不復荒臺夢。
荒一本作陽。
興入前山翠幾重。
得恬淡清致。○蓋言□□冶容道人。無復憐汝。而唯寄興於青山也。

此首言學道。由遠色而入。人能屏絕此心。然後能奮勇入道。若此心未能勇猛除去。則其志氣終爲其所昏惰。進寸而退尺。前山翠幾重。卽一曲所謂萬壑千巖。興入前山。是其志氣清明。故能勇決奮發。必欲入深詣極也。小畜卦初爻辭全是此意。卦以一陰居四。羣陽之志。皆爲其畜止。亦猶玉女之惑人也。初九居卦之初。與之相應。則其志移矣。而以剛居乾健之體。能遠絕擺脫。反復而或乾道以

行。故曰復。自道何其咎復。反還也。自由也。亦立脚發初之意。道、乾道也。言始爲四所惑。卽知其非反復而由正道以行。非勇健不能也。始爲所惑。故有咎。既能不遠而復。則所謂咎者悉無矣。何其咎言安有咎哉。程子曰。無咎之甚明也。贊其勇之辭也。全是此曲詩意。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此曲言既能遠色。又當於世間一切榮辱得喪。皆能洗除蕩滌。不以介其胸中。然後俗累皆絕。沛然而入道矣。人惟拘於血肉之軀。故不能不爲榮辱得喪所累。故佛家泡沫風燈之說。雖非正理。亦可以滌人利欲之心。故文公借用之。大雅詠文王之德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此兩曲詩意正如此。畔、謂離去援、攀援也。文公曰。謂舍此而取彼也。歆羨。文公曰。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畔情以徇物也。岸、文公曰。道之極至處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能先知先覺。而造道之極至也。文公此兩曲詩意。恰好如是。論語。賢賢易色。中庸。去讒遠色。直是把作箇大緊要事。故獨先言於二曲。然後於三曲次之。以榮辱得喪。晦翁當時之志。當是如此。深味之可見。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毿毿。金鷄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四曲有山名金鷄。

意趣優游。

此曲駸駸有得。亦由遠色屏絕俗累。故能進而至於此。東西兩石巖仰高鑽堅。欲得之心切也。巖花垂露好意思。鼎來不亦悅乎之境也。金鷄叫罷無人見。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者也。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煙雨暗平林。

寫景眞。

林間有客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

欸乃音襖靄。○道味悠長。

此曲入深。身及其地。獨見自得。識得萬古聖賢心事。然猶有雲氣烟雨。則猶在暗暗明明之間。未能至於貫徹明了。不勞思慮者。察而無不豁然之地也。上蔡先生見程子。程子問其近日所得。對曰。天上何思何慮。程子曰。賢却發得太早。蓋理誠如此。然未至於豁然大通。則猶在明暗之間。尙須省察。若遽言何思何慮。反將失之。雖得而未得也。

六曲蒼屏繞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棹巖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閑。

此曲到此能靜能安。天地萬物。皆見其爲一體。智巧私欲。不逃虛照。生意流行。隨處充滿。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目前皆和順之境。而非未學者之所能見矣。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

大隱屏仙掌巖乃七曲勝境
可憐昨夜峯頭雨添得飛泉幾度寒
可一本作却大全集本一作人言此處無佳景只有石堂空翠寒處字一本作地○寫物摸景幽淡有趣
此曲由下學而上達雖上達而未嘗離乎下學故曰隱屏仙掌更回看可憐昨夜峯頭雨添得飛泉幾度寒温故知新無窮妙用源源而來若據大全集本則其意當云道之體用本非虛空可悅可樂亦無窮盡而不學者不知以爲迂遠無味而不肯用力也
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巖下水縈洄
八曲有鼓樓巖
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處一本作地○誘學者進一步之意
此曲已近於豁然貫通之處而亦不離於下學其味無窮其用無盡非迂非遠至易至近一患不用其力而已一日用力無不能至者也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
見一本作露○平川地名

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此景非人間所多得。公曾以此詩召謗。○蓋言人所不知。而己所獨得之妙。

豁然貫通。無所障礙。日用沛然。萬事皆理。雖僊入聖域。而未始非百姓日用之常。夫豈離人絕世。而有甚高難行之事哉。所謂道者。不過若是而已。若舍此而求道。則皆異端邪說。誣民惑世之論。天理之所無。聖賢君子之所屏絕。不以留之胷中者也。

概居遊武夷。常誦櫂歌。見其辭意高遠。超絕塵俗。而未得其要領。近獲承教。懼齋陳先生。蒙出示旨義。有契於心。乃知九曲寓意。直與感興二十篇。相爲表裏。誠學者入道之一助。不敢私己。敬刊以續感興詩解之後。與同志共之。時大德甲辰仲春。武夷劉槩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孝詩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毛鵬基 殷孝常 陳敬衡）

✤E五二六二

密